

那一朵花,那一片雾,那一条没有尽头的长路

——送别扎拉嘎胡

□阿古拉泰

这个题目落在纸上,我的眼睛便开始潮湿了。云海苍茫,一位仁慈长者的形象即刻浮现眼前:一顶如雪的白发,一双清澈深情的眼睛,一张红润温暖的脸庞,一抹永远也挥散不去的童真的笑容……

这是扎拉嘎胡,当代著名的蒙古族作家,来自草原深处稳健持重的骑手,一生默默耕耘、汗水与收获相辅相成的文学前辈!

刚刚迈入文学门槛,我便知道有一位声名很响的作家扎拉嘎胡。知道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学长者,知道他的处女作是《一朵红花》。代表作长篇小说《红路》,最早写出了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跟走上革命之路的时代,堪比草原上的《青春之歌》。扛鼎之作长篇小说《草原雾》,杀青于上个世纪60年代,却在人所共知的风雨劫难中延宕了20年才得以出版。但其中对汉蒙团结奋斗的热情书写,并未随着时间的淘洗而失色,反而在当代时代愈发熠熠生辉。《嘎达梅林传奇》和《黄金家族的毁灭》成功塑造了近现代两位彪炳史册、性格各异的蒙古族英雄,辉映着一个民族叱咤风云的历史和饱经风雨的文化。这四部长篇奠基了扎拉嘎胡在内蒙古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彰显着一个爱国、深思、坚毅、热情、深谙民族文化精髓的作家的精神担承。

一位胸前缀满“草帽”的搏克手,背上往往还要佩戴上几把射雕弓箭的。

扎拉嘎胡矢志长篇写作,更有散文、评论茂密丛生。他似乎并未着意成为诗人,却把诗意悄然蕴藉于其他文体当中。读《夜过巴林桥》,仿佛就随着他看到河水、星空和野鸟;在《草原的新生》《哲里木之春》以及《北国千里和月》等篇什中,他的文思会带我们感受草原上的草长莺飞、牛羊遍野与星河灿烂……

理论思维的成熟与否,是检验一位作家创新品质的重要分野。扎拉嘎胡辨析并归纳内蒙古长篇文学创作的传统、优势乃至秘诀。正是深厚的历史感与鲜活的现实主义精神引领着他的跋涉,使他的探索之途愈加开阔。他始终保持着创作的活力与激情,或许,就是这一理论思维的积累,丰盈着

他的心得与经验。即便在当下,对于新一代作者们的鉴戒也弥足珍贵。

为文与为人互为因果。扎拉嘎胡是一位静水流深、波澜不惊的人。与人为善,与世无争。但在原则问题上,却寸土不让,绝不虚与委蛇;在写作的征程上更是一马当先,一路风云,挥汗如雨。

那时,我只是远远地望着。在出版社当文学编辑,自然会有机会见到各类作家。当时的扎拉嘎胡是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开会,台上台下;会后,车内车外。即便偶尔会议餐饮或者茶歇,他的活动半径与我总要隔着几道无形的墙。那么多年,我与他的关联,只是遥遥相望。

一次,办公室电话的铃声响了,接起来,那端自报家门:“小阿,我是扎拉嘎胡。”瞬间,电流似乎通遍我的全身,手心也不知不觉浸出汗来。该怎样称呼呢,不知道,因为事先没有过丝毫的准备。这电话里的相逢,既喜又惊,手足无措!那时,扎拉嘎胡已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我紧张至极,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小阿,牧区有一个文学爱好者,写了很多的诗稿,你看一下,究竟怎么样,能帮助改一改最好。”

接下来,我才来得及慢慢体会不一样的感动。扎拉嘎胡副部长工作那么繁忙,还对一位初出茅庐的基层作者如此重视,同时,对我这样一个小萝卜头,竟是这般的信任,这给我增加了多么大的自信呢!

我从一沓厚厚的诗稿中选了三四首推荐给《诗刊》,居然刊发了两首。喜出望外,这可了不得的收获呀!当然,首先诗是过关的,不然《诗刊》岂能轻易让人登堂入室。同时我也窃喜,自感任务完成的还算成功。于是兴冲冲地带上了“成绩单”,前往汇报。

第一次面对面,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他既没有名人的趾高气扬,也没有领导的发号施令。亲切,朴实,自然,怎么看都像是在老家教小学的那位表叔模样。真诚的目光,和蔼的笑容,沙哑的嗓音,夹杂着东部区河水般流淌的蒙古调,亲切极了!

这之后,往来次数多了起来,不知不觉开始称他扎老师。感觉这样才更加亲近,似乎以学生的身份相处就能真能学到东西,假如以职位相称,我们之间的距离便依旧遥不可及。

一次,一个重要的文学研讨会会在兴安盟举办。那里是扎老师的故乡。乌兰浩特,红色的城,让人联想到他橙红色火焰般的面容。洮儿河水汨汨流淌,又像是他在低声细语。阿尔山草地上的野花树影簇拥着,他只在绿荫中不动声色的笑……

七月的科尔沁草原,清风和煦,太阳也起得早。人跟大地一样,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周身似乎有着用不完的能量。一贯懒散的我,清晨竟也出去散步。忽见扎老师在川流不息的人行道上大汗淋漓地跑步,我十分诧异。想象中的大作家应该稳若泰山,伏案沉思,大领导应该步履稳健,言笑不苟,哪有穿着背心赤膊上阵,大烟小气在滚滚红尘里奔跑的?而这,恰是扎老师多年养成的习惯。能够长期坚持长跑写作,健身,健心,健脑,没有这样的本钱怎能扛得住呢!

满身热气的他,看见我停了下来,说,今天已经够数了,家乡的空气甜,还多跑了一些量。他带着我去逛早市。菜摊儿琳琅满目,各种农家小菜沾着晨露露水。扎老师指着活蹦乱跳的野生小鱼,青翠欲滴的各种瓜果,像是在欣赏着家乡的自然美景,回想着自己难忘的童年……他说,回去我还要冷水浴,这是多年的习惯。我说,我也要养成这样良好的习惯,从明天开始!

兴安五日,我坚持了四天,回到呼和浩特,又回归了常态。眼前只有扎老师奔跑的样子,脚下却总被无数理由缠绕,回想起来,只能空留一声叹息……

扎老师是博学的。那年秋天,随他到锡林郭勒草原。广阔的牧场上,播放着一支悠扬动听的旋律,我听得入迷。他告诉我,这是蒙古族歌曲《克鲁伦河》。一路上,他还为我讲述了蒙古族历史的诸多掌故,让我眼界大开,十分钦佩,难怪他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都是那样的浓墨重彩、力透纸背。

扎老师的平和、憨厚、仁善,在文坛也是出了名的。有一则趣闻一直在文友间流传。

上世纪70年代一个冬天的傍晚,一位饥肠辘辘的陌生人叩响了扎老师的家门。埋头写作的扎老师来到橱柜翻找了一阵儿,只有四个馒头,扎老师用两张纸包好,低声说:“冷的行吗?”对方怔住了,没听懂。“冷的,行吗?”这一回,扎老师把声音放得更低,中间又

加了一个结结实实的逗号。对方终于明了,不停地鞠躬。那年月细粮紧缺,很少能有这样的收获,那人站立着,有些不知所措。馒头是从冬天的碗橱里取出来的,自然是有些冷,可这一份暖,却发自一位素不相识者的心啊,扎老师的善,足见一斑。

扎老师堪称作家里的劳模与斗士。那年初秋,忽闻扎老师患病,我急匆匆赶到内蒙古人民医院。那时他已转危为安,脸色大好,见我兴致很高,谈兴颇浓。从文坛内外到社会人生,他娓娓道来,我茅塞顿开。他说,你们这一代文学青年多幸运呀,条件好,环境好,时代赋予了你们重要的使命,要有恒心,要有远大目标,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浅尝辄止,不要辜负了广大读者。他谈到了文坛许多现象,当然有喜也有忧。他讲到,写长篇没有生活的深厚积累,靠猎奇,搜集一些资料便敢下手,把一个民族的历史都写颠倒了,这怎么行呢?写散文,像流水账,没思想,没深度,没文采,是工作总结,鉴定表扬,业绩罗列;写报告文学,堆数据,拉表格,枯燥乏味,这跟文学有什么关系呢?有的人在基层作者的成果上挂名,勾肩搭背,利益交换,让人看了心里很不舒服。文坛本是净土,闹利益岂不是走错门了吗?

这是一位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对文学事业、文学价值的体悟与思考,源自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忧虑,也是对文学晚辈成长的重要提示。他的话在我的耳边回荡不已,萦绕至今。

对文学晚辈,扎老师是发自内心关爱,且不动声色。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内心火热,确有长者风范。

一次,我与一位领导同去看望老人家。因为病魔缠身已久,他的身体自然每况愈下,语言表达也大不如前,但他的思维一直是清晰缜密的。他的语速本来就慢,现在就更慢了。他缓缓地,前一段时间一位领导来看望他,留下一本庆祝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的摄影画册。看了序言,他很受震撼,感觉这篇序言写得简洁到位,质朴又有文采,有力度。同去的那位领导轻声告诉他,这是小阿给起草的。

扎老师忽然一顿,那双深情炯炯的大眼睛凝视着我,然后双肩抽搐,激动哽咽,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慢慢流了下来。我被这一幕惊呆了!轻扶着也,而他一直一句话也没有说,委屈得像个孩子,长时间沉浸在激动之中。

他在委屈什么呢?是感到一个懵懂的青年在文学长路上的跋涉,坎坷泥泞太多了,还是一株文学幼苗在风风雨雨中的吹淋下长高了?是宽慰,是欣喜,抑或这样的结果令他始料不及?

我无法求证,也无须求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一定在心中默默祝愿,所有的嫩芽都能获得阳光雨露,都能经受得住雨雪冰霜,只要它们伸枝展叶,就应为它们遮风挡雨免遭摧折!

这无声的一幕,让我难忘。在文学界,扎老师的人缘是出奇好。区内区外,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有口皆碑。

那年,去北京见王蒙老师。谈完工作,王蒙老师立马询问“老扎”,说那可是个厚道人。哦,厚道人!这一句评语出自王蒙之口,足见分量之重。听闻扎老师辞世,王蒙老师发来深情唁电,又在电话里追忆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令人泪目。

这位从草原深处走向文坛的作家,以其毕生的跋涉,在文学这片热土上辛勤耕耘,坚定如松,成就斐然。他是内蒙古文学劲旅中当之无愧的重要骑手,是草原文学功绩卓著的奠基者之一。他以他的赤诚、勇敢、宽广、勤勉、笃信与顽强,创造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道德风范与文学品格。他的明亮与温暖,沉静与淡泊,才思与深刻,赢得了文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尊重。他是文学的良心、奋进的楷模、仁慈的长者,是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的良师益友。

春天来了,扎老师却打马远去。九十四岁当届高寿,可还是叫人这样的不舍。是魅力使然,是他的仁慈宽厚留给我们持久的感动。我在主持告别仪式时正患着感冒,嘶哑的嗓音恰恰契合着我悲伤的心境,惜别的泪水在口中默默流淌。

扎拉嘎胡老师走了,他的笔留下一幕幕缤纷的草原画卷,留下了一个骑手风雨兼程的背影。他的身后,是一片充满希望的辽阔草原,一朵摇曳着星光露不谢的红花,一片连接大地的浓密云雾,一条铺满霞光洒满征途没有尽头的红色长路……

蔡愔语怀

□吉安

从三十岁到四十岁,我对呼伦贝尔草原进行了十年的记录。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年华,全部交付给这片辽阔深沉的大地。

在最初的几年,我并未意识到这种记录的价值,只是单纯以日记的形式,记下在草原小镇上经历的点点滴滴,记下我听到看到及敏锐捕捉到的细微的一切。而今,将十年的记录作为一个整体重新审视,我忽然意识到这种持续记录的意义所在:它以一个草原小镇为标本,用文学这种动人的形式,折射出呼伦贝尔草原上,普通牧民的生活变迁史。是的,我在跨越十年的记录中,看到了历史的变迁:一个草原小镇的历史,一代人的历史,一个牧民家族的变迁,以及草原生态的变化。历史之所以让人深思,是因为我们回望,会发现它犹如汪洋大海,波澜起伏,每一道小小的褶皱中,都闪烁着时代耀眼迷人的光芒。

只要草原永恒存在,这种记录,就没有休止。或许,我还会继续记录下来,一直到生命终止。就像每年的暑假,我都会带女儿阿尔娜娜前往呼伦贝尔草原,让她代替我,对这片苍茫大地继续新的观察和发现。

一切都在变化之中。犹如不息流淌的河流,生活也在继续向前。阿尔娜娜已经六岁,阿爸阿妈也在呼和浩

特跟我们生活了六年。记得阿妈最初从草原抵达千里之外的城市时,很不适应,常常望着窗外一栋拔地而起的三十层的高楼叹息说,她要老了,就一个人住,跟谁也不在一起,她不喜欢人来的热闹生活。几年前,赶上政府免费给牧民盖房子,她坚持加一部分钱,让儿子贺什格图给自己和阿爸盖了一间跟正房隔着五六米远的小房子。看完阿尔娜娜她就回去继续喂牛喂羊,她不要死在呼和浩特,她也不要跟贺什格图住在一起。阿妈这样说。所以六年里,不管往返飞机票多么贵,每年暑假,我都会带着阿爸阿妈和阿尔娜娜,前往呼伦贝尔草原。有时,爱人照日格图会劝说阿妈隔一年再回去,她便像个孩子一样倔强地发脾气:不行,那是我的家,我每年都得回去!借钱也得回!

我也眼看着这六年里,得了病的阿爸,从可以一个人下楼活动,生活简单自理,到双腿无力,无法独自走出楼房。每天,他要么戴上耳机,漫不经心地听收音机里的马儿格;要么扶着墙站起来,挪到窗户旁边,看着外面在大风中狂舞的柳树发呆。

阿妈虽然比阿爸更快地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但因为不识字,汉语也不

好,只能在家附近的街巷市场里走走,再远一些,她就会迷失方向。阿爸阿妈始终觉得,草原才是真正的家。所以就在那年暑假,我们决定让阿爸跟着阿妈和阿尔娜娜回草原后,不再一起返回呼和浩特,他将在草原上养老。有清甜的空气,湿润的泥土,小驹“朗塔”的陪伴,几亩菜地,十几头牛羊,还有窗外大片的草原,和儿子儿媳的悉心照料,比起在城市的楼房里只能看到窗外一小片天空的生活,草原能让阿爸更舒适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

阿妈离开草原,留下来的贺什格图和凤霞,却已经可以独当一面,支撑起整个的家庭。草原上的生活条件,比十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厕所还在户外,但水泵已经移到了室内,只需插上电源,打开开关,水就会哗哗流进浴缸,比起过去的压水井,节省了很大的人力。打草也不像过去那样辛苦,放牛则可以手机软件遥控。为了牛犊的快速成长而不再人工挤奶后,养牛再也不用像阿妈那样早起晚睡、凌晨三点挤奶。贺什格图和凤霞每天都在辛勤劳作,喂养着二十多头奶牛和十几头绵羊。今年又一下新添了十二个牛犊,每生下一头,凤霞就兴奋地朝阿妈微信汇报:又捡了一

个大红包!在历经过去艰难的几年后,牛价飞涨,一头大牛值两万多,一头小牛也能卖到一万多块。存牛比存钱更合适,贺什格图和凤霞忽然间意识到这个致富法宝。照日格图甚至兴致勃勃地打算,花两万多块买一头优质母牛,让弟弟贺什格图代养,一年生一个小牛,十年后,两万块就变成了十二万,可是如果存银行,十年后,利息加本金,也不过四万块。

因为草原旅游业的兴盛,贺什格图在夏天时,就将牛交给别人代养,自己开着六万块买来的二手车,拉零散游客在呼伦贝尔各大景点之间跑来跑去。他跟朋友们还组成了车队,消息共享。如果愿意花几千块钱,加入某个车队网站,活多得应接不暇。贺什格图还开始学习摄影,开车的同时,负责给游客拍照,然后借传照片的机会,加人微信,这样就有机会被客人介绍更多的活。凤霞也会时不时地去旅游景点给人帮忙做饭,当服务生。在六月游客尚未到来之前,贺什格图和凤霞就去剪羊毛挣钱,给主人家剪羊毛是免费劳动力,但剪下来的羊毛,却可以自己拿去卖钱。剪完羊毛,贺什格图就会去做泥瓦匠,一天二百。我还建议他们做牧民生活直播,尤其打草这种活计,外面人了解得不多,肯定充满好奇,慢慢积累人气,或许可以做大。但不管怎样,三十多岁的贺什格图和凤霞,已经走上越过红火的生活轨道,外人无需再为他们担心。在草原上,只要有牛羊,肯努

力,能吃苦,挣钱不难,草原会善待所有肯肯肯肯付出的人们。

尽管西苏木小镇上的牧民越来越少,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也永无休止,但即便某一天,整个镇上只剩下贺什格图一户人家,习惯了关门安静生活的他们,也一定能够坦然面对这样的变化。

忽然想起多年前写过的一段话,那时,我以为记录完草原上的故事,就再也不会回来。不曾想,我却一次又一次地抵达,重新发现那些野草般蔓延至整个大地的故事。摘录在此,作为纪念,也作为结束: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即将离开草原。新鲜的故事,依然随了草原上清冽的空气,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一直觉得,人的悲欢,皆与我们灵魂中的孤独感有关。而草原上的故事,因为人烟稀少,更是植满了孤独……一个牧民在去年秋天近两个月的打草生活中,随身所带的收音机坏掉,收不到节目,但他依然开着,津津有味地听着咿咿呀呀的噪音,并因此觉得人生富足;看到人来,不管是否熟识,他都真诚地挽留,希望他们陪自己再多待一会,随便说一些什么。尽管孤独,草原上的人们,依然驻守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大地上。每年蜂拥而至的游客,带来多少关于外面世界梦幻般的想象,最终都尘埃一样消失。所有喧哗,途经此地,都如大风吹过,不过片刻,便静谥如初,宛如婴儿降临,世界一片洁净。”

青城之恋(组诗)

□戈三同

姿势

在呼和塔拉
一处景观大门外
我遇到一棵粗壮
倾斜着生长的大杨树
除了身姿有别
除了方便游客爬上爬下
拍照留影,其质地、长势
投下的巨大阴凉
与笔直的大树,一模一样
如此说来
它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它与人们的亲密程度
比起那些正常生长,只能仰望
令人惊叹的大树
略胜一筹

山顶一朵云

沿着木栈道
登上大青山顶
我们纷纷张开欲飞的双臂
而云天,一大朵白云
正悠然向这座大山飘来
有人侧目,有人侧身
有人索性蹲下来
仿佛不是担心
它突然落于此
会抹去远逝的兴致
更像是担心
险些捺不住的胡思乱想
躁动的凡尘之身
将它蹭脏

森林公园

树木幽深,鸟鸣洒落
一片森林
一座鸟鸣的加工厂

那只黑鹇,如夜更人
仿佛用穿梭,捡拾着
一粒粒漏掉的春光

仿佛用飞翔的轨迹
将整片林子环绕,扎紧后
再用消失,给一道看不见的墙上
丢了锁

而一枚落叶,是它疾飞中
一个拐弯,碰落的
一小片寂静

鸟鸣的天空

一个在外多年
被雾霾纠缠又追赶过的人
来到大青山下
他拥抱着一棵葱郁的大树
像拥抱着久别的亲人

原谅他吧,那几只惊飞的鸟
几片飘落的叶子

他只是想,在树的旁边
多停留一会,让树边的风
经过
又掏净他身体时
顺便布置下一块鸟鸣的天空

五月

躺在梵草映月景区
五月的草地上
独享一片宁静
天就在头顶兀自高远
地就在脚下肆意辽阔
一个葱茏的时节
仿佛是几粒鸟鸣喂肥的

我听见马兰花
与我耳语
倾诉的全是生态乡音
有那么几句
被一条小河缠绕而去
像一只鹰缠去
我越来越高的眺望

草自眼中丛生
风自体内掠过
抚摸过的几粒石子
逝去的岁月
仿佛还在里面活着
此刻我与石子
共同感知生的伟大

一个人在湖边唱起长调

他一开口
歌声
飘进草原的肺腑

一万亩天空
绽放的电闪雷鸣
在喉结滚动

十万亩草场
盛放不下一颗心
在眉宇间辽阔

今夜他的两个听众
一个是太湖
一个是俯下身倾听的星空



暮归

汤青 摄

星诗空